

碧筠斋本：今知最早的《西厢记》批点本

杨 绪 容

内容摘要：《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刻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被徐渭称作“真正古本”，被王骥德归入“前元旧文”。碧筠斋本在明清《西厢记》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它不仅是徐渭《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田水月山房北西厢》和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底本，是明后期《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以及李廷谟刊订《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的最早渊源，还是毛奇龄论释《西厢记》及潘廷章评《西来意》的重要参校本。根据后人的引述可知，碧筠斋本是有批注的，可说是今知最早的《西厢记》批点本，代表了中国戏曲评点从文字注释向思想艺术批评演变的关键环节。碧筠斋本早佚，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是个杂凑的贋本。

关键词：西厢记 碧筠斋本 戏曲批点本

据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所言，碧筠斋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刊行过一种《古本北西厢》(以下简称“碧筠斋本”、“筠本”)。其书底本，被徐渭赞为“真正古本”，被王骥德称为“前元旧文”。碧筠斋本早佚，后世鲜有见者，但在明清《西厢记》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它不仅是徐渭《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以下简称为“批点画意本”)、《田水月山房北西厢》(以下简称为“田水月山房本”)、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以下简称为“王骥德本”或“王本”)的底本，是明后期《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以及李廷谟刊订《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的最早渊源，还是毛奇龄论释《西厢记》及潘廷章评《西来意》的重要参校本。据声称曾亲见其书的徐渭、王骥德的引述，得知碧筠斋本是有批注的，可说是今知最早的《西厢记》批点本，自然也是今知中国最早的戏曲批点本。本文即拟依据后人的引述来追溯其书正文及批注的原貌。

一、筠斋是否“真正古本”

明清评点家对于碧筠斋本是否“古本”存在争议,其意见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以徐渭、王骥德为代表,肯定筠斋本是“古本”、“元本”。

徐渭是今知最早谈及碧筠斋本的人,他肯定该书是一个“真正古本”。批点画意本^①卷首附“青藤道人”《叙》云: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亦微有记忆不明处,然真者十之九矣。白亦差讹,甚不通者,却都碧筠斋本之白矣,因而改正也。

批点画意本卷首“漱者”《叙》又云:

余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本,非杜撰也。齐正(本)所未备,余补释之,不过十之一二耳。齐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余购得两册,都偷窃。今此本绝少,惜哉!

“青藤道人”和“漱者”都是徐渭的号。这两篇“叙”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其一,徐渭说明,在批点画意本正文中保留碧筠斋古本原貌达九成。他收藏的碧筠斋本被人偷去,只能依靠“记忆”来恢复,自然难免“记忆不明处”。总之,徐渭批点画意本与碧筠斋本大体接近,但并非完全相同。其二,碧筠斋本是有批点的。徐渭称在批点画意本中沿袭碧筠斋古本批点达八九成,他自己的“补释”“不过十之一二”。总之,徐渭尽管肯定碧筠斋本是“真正古本”,在描述上却又不免模糊。

王骥德的意见与徐渭大体相近,他明确肯定碧筠斋本和朱石津“两古本”都是“前元旧文”。其《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②云:

既觅得碧筠斋若朱石津氏两古本。序碧筠斋者,称准于逸史。首署疏注仅数千言,颇多破的。朱石津,不知何许人。视碧筠斋大较相同。关中杜逢霖序,言朱没而其友吴厚丘氏手书以刻者。并属前元旧文,世不多见。

王氏《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又云:

①本文所引“批点画意本”序跋与正文、批注,均见于徐渭《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明万历三十九年冬王起侯刻本。批点画意本的序跋亦见于徐渭的田水月山房本。笔者有专文论述徐渭的批点画意本与田水月山房本的关系,大意认为:在正文方面批点画意本与田水月山房本同版,但在批语方面后者比前者多出约三分之一的条目。笔者又根据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的引述和说明,认为批点画意本近于徐渭早年的“暨阳刻本”,田水月山房本近于最为完备的徐渭儿子徐尔兼藏本。详情参见拙文《徐渭〈西厢记〉评点本系统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由于徐渭的批点画意本和田水月山房本正文同版,故本文以明清更为流行的批点画意本代表徐渭本。徐渭批点画意本的翻刻本还有明后期《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及徐渭与汤显祖、李贽《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等。

②本文所引“王骥德本”序跋与正文、批注,均见于王氏《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明万历四十二年香雪居刊本。

碧筠斋本,刻嘉靖癸卯,《序》言系前元旧本。第谓是董解元作,则不知世更有董本耳。朱石津本,刻万历戊子,较筠本间有一二字异同,则朱稍以己意更易,然字画精好可玩。古本惟此二刻为的,余皆讹本。今刻本动称“古本”云云,皆呼鼠作朴,实未尝见古本也,不得不辩。^①

在此,王骥德提供了详细的筠本信息,如出版时间、《序》作者、疏注,及与之相近的朱石津本。王骥德描述得具体而细致,应该亲眼见过碧筠斋本^②。

在正文方面,王骥德提供了更多的碧筠斋本内容。据黄季鸿等人统计,“王骥德关于碧筠斋本所作的特殊强调与说明至少有二百多处,涉及筠本的曲词、宾白、段落等诸多方面”^③。当然,王骥德虽推许筠本为“真正古本”,但并不恪守过度,亦步亦趋。王氏在引述筠本的同时,又详细订正其疏失。实际上,在其新校注本与碧筠斋“古本”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其中有体制的差异。如王氏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末所附《凡例》中云:“古本每折漫书,更不割截另作起止,或以为稍刺俗眼。今每折从今本,仍析作四套。”王骥德常常在其书中径称碧筠斋本为“古本”,所谓不分折的“古本”自然指筠本,而王本分作五折二十套。也有文字的差异。如王本第二折第四套【甜水令】“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擷簪不过,这席面儿畅好是乌合”,王氏尾注云:“古本‘畅’作‘常’,及解言此等席面,不过寻常众会之席,非酬谢之礼也。语气较懈,且与前‘省人情’二句似复,非是。”王本第三折第四套【紫花儿序】“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簪”,王氏尾注云:“朱本‘迭簪’,筠本作‘迭害’。‘迭’与‘擷’通。擷簪,见前‘张解元识人多’折解;迭害,不见他词,必字形相似之误。”总之,王骥德对筠本的取舍比较客观。

此外,崇祯四年李廷谟刊《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也以碧筠斋本为重要参校本,对它十分推崇。李廷谟本卷首附眉批云:“杂本相沿,十差其九,可以正是者,惟碧筠斋所刻耳。”李廷谟本的正文以王骥德本为底本,评点以徐渭批点画意本为底本,其对筠本的认识也与徐渭、王骥德大体相近。也正因此,李廷谟对碧筠斋本的认识是出于亲眼所见还是转引自徐渭本和王骥德本也是一个疑问。

另一类以毛奇龄为代表,质疑筠本是“古本”,否定筠本是“元本”。如毛本第三本第四折【紫花儿序】“怒时节把个书生来迭簪”,毛氏参释曰:“元词无正字,故‘跌簪’亦作‘迭簪’。碧筠斋称为古本,而以‘簪’作‘害’,此何说也?”这条批语对碧筠斋“古本”的地位颇为怀疑。又,毛本在第五本第二折【贺圣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娇姿。其间或有个人儿似尔,那里取那温柔,这般才

①王本于此附夹批云:“《雍熙乐府》,全《记》皆散见各套中。然亦今本,不足凭也。”

②王骥德在其《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引用了不少书目,大体皆可坐实。这两段引文也应可信。

③参见黄季鸿、王勇:《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02页。

思？想莺莺意儿，怎不教人梦想眠思？”毛氏夹批曰：“碧筠本有误，如‘招婿’作‘招甚’，‘那样温柔这般才思’作‘温柔这般才思’，文理难认……幸元本瞭然，一雪其舛耳。”在这条批语中，毛奇龄把碧筠斋本和“元本”对举，以证筠本之误，说明他根本不承认碧筠斋本是“元本”。

毛奇龄还在批语中不断对碧筠斋本正文做出批评和更正。其中有体制上的订正。如毛本《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开头，毛氏夹批曰：“‘折’不作‘出’，但碧筠斋诸本以一本为一折，无据。”又，在《西厢记》卷首《楔子》开头【外扮老夫人上开】之后，毛夹批曰：“元曲曲中皆有参白，一名带白，唱者自递一句，所称‘带云’者是也；一名挑白，旁人搀问一句作挑剔是也。碧筠斋、王伯良诸本，将曲中参白一概删去，作法荡然矣。”也有音律上的订正。如毛本第二本第一折【后庭花】后，毛氏夹批曰：“【后庭花】一曲，王本与碧筠斋本俱改作【元和令】、【后庭花】二曲，最多事。【后庭花】曲调可增可减，本自恰合，何必尔也。”也有文字上的订正。毛本第三本第四折【绵搭絮】“他眉似远山铺翠，眼如秋水无尘，体若凝酥，腰如嫩柳，俊的是庞儿俏的是心，体态温柔性格儿沉。虽不会法灸神针，更胜似救苦难观世音。”毛氏夹批曰：“此对宾白‘小姐也减些丰韵’一问，言不减也，此正疑其未必然，故调生干思处。碧筠斋本宾白有误，王本又从金在衡本删改宾白，遂至曲文俱不达矣。”毛本第四本第二折【么】“你是个银样镗枪头”，毛氏夹批曰：“碧筠本竟以‘银样’为‘人样’，不通。”在此，毛氏批评筠本以一本为一折、随意拆分曲调、随意删改唱词与说白等做法。凡是毛奇龄论释所及，几乎都指向碧筠斋本之误，基本持否定态度。

综上所述，各家对于碧筠斋本价值的认识有所分歧。徐渭、王骥德认为筠斋本不仅是“古本”，也是“元本”。但两人在态度上又有一些差异。徐渭很少对碧筠斋本做出批评，王骥德则较为客观地进行取舍与参订。与此相反，毛奇龄甚为怀疑碧筠斋“古本”、“元本”的真实性。我们认为，无论筠本是否“古本”，它都并非毫无瑕疵。诚如王骥德与毛奇龄所列举的那样，碧筠斋本在曲调、唱词、说白等方面均存在不少疏漏。因此，徐渭等对碧筠斋本的推崇就不完全可信，不免有托以为高的嫌疑。

二、筠本是否“从董解元之原稿”

批点画意本卷首“漱者”《叙》云：

余是帙诸解，并从碧筠斋本，非杜撰也。齐正（本）所未备，余补释之，不过十之一二耳。齐本乃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余购得两册，都偷窃。今此本绝少，惜哉！本谓董（崔）张剧是王实甫撰，而《辍耕录》乃曰董解元。陶客（宗）仪，元人也，宜信之。然董又有别本《西厢》，乃弹唱词也，非打本。岂陶亦误以弹唱为打本也耶？不然，董何有二本？附记以俟知者。

徐渭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其一，碧筠斋本是王本还是董本？

徐渭指出,《西厢记》杂剧属王实甫撰,《西厢搦弹词》(今统称《西厢记诸宫调》)属董解元撰,但又质疑道: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谓《西厢记》是董解元撰,是否有误?这话表明他知晓董本与王本之别,却又对陶宗仪混淆“董本”与“王本”的说法没有把握。

面对徐渭的质疑,后代《西厢记》评点的意见都很一致:明确把《王西厢》和《董西厢》区别开来,认为碧筠斋本属于王本系统而非董本系统。

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末附方诸生《评语》中云:

今暨阳刻本,盖先生初年厓略之笔,解多未确。又其前《题辞》,传写多讹,观者类能指摘。至以实甫本为董解元本,又疑董本有二,此尤未定之论。盖董解元为金章宗朝学士,始创为搦弹院本;实甫循董之绪,更为演本。由元至今,三百余年;由董至王,亦一百三数十年^①。时代久远,流传失真,然其本故判然别也。陶宗仪《辍耕录》所称董解元作,正指搦弹之本而非误,误之者自准干逸史始也。

王氏说明,陶宗仪《辍耕录》称董解元作,指的是董本,本不误;而误“以实甫本为董解元本”者,乃是碧筠斋本的《序》作者准干逸史^②,徐渭在其早年的暨阳刻本中不过相沿而误。应该说,王氏是甚为袒护其师徐文长的。

清初毛奇龄在《西厢记》卷首夹批后的参释中辩称:

董解元《西厢记》为搦弹家词。其人仕金章宗朝为学士,去关、王百有余年,而时之为《西厢》者宗之。今董本具在也。碧筠斋、徐天池辈,不经见董词,初指今所传本为《董西厢》,则尤谬误之甚者。古之不易考,每如此。^③

王骥德和毛奇龄皆认为,徐渭把《王西厢》和《董西厢》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所不同者,王骥德尽力为徐渭开脱,毛奇龄则直指徐渭“尤谬误之甚者”。

其二,碧筠斋本是否“从董解元之原稿,无一字差讹”?

既然说碧筠斋本属于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系统,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两者犁然自别,自然也不可能“无一字差讹”。但徐渭所云“从董解元之原稿”还可理解为:碧筠斋本的文字直接脱胎于董本,两者之间虽非“无一字差讹”,却也比其他《王西厢》刊本更为接近。

但在实际上,相对于其他《王西厢》刊本,碧筠斋本与《董西厢》在文字上的差别反而更大。例如:王本第一折第一套【胜葫芦】尾注云:“董词:‘宫样眉儿山势远’。古本^④作‘弓样’,殊新。但下既言‘月偃’,又曰‘弓样’,两譬喻似

①王本于此处附夹批云:“董解元,盖宋光、宁两朝间人。”

②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云:“序碧筠斋者,称准干逸史。”

③本文所引毛奇龄的话引自毛柱论释《西厢记》,清康熙十五年学者堂刻本。毛奇龄(1623-1716),原名甦,字大可,又字于一,号西河,又号河右、初晴、晚晴。

④王骥德所谓“古本”指碧筠斋本与朱石津本相同文字。王氏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中说:“《记》中,凡碧筠斋本曰‘筠本’,朱石津本曰‘朱本’,二文同,曰‘古本’。”故本文以“古本”代表“碧筠斋本”。

重。今从‘宫’。”这是说,董本、王本与通行诸本作“宫样”,碧筠斋本作“弓样”。王本第一折第三套【调笑令】尾注云:“‘月殿里嫦娥不恁撑’,言嫦娥未必如此之美也。古本作‘不恁争’,盖不解‘撑’字义耳。董词:‘遮遮掩掩衫儿见窄’;又‘脸儿稔色百媚生,出得门来慢慢行,便是月殿里嫦娥也没恁地撑’。当从董本为的。”这是说,董本、王本与通行诸本作“撑”,碧筠斋本作“争”。王本第二折第一套【混江龙】尾注云:“首句,古本作‘落花成阵’,与下‘燕泥’句两‘落花’矣。秦淮海词‘落红万点愁如海’,又‘落红万点’亦董语也。从今本作‘落红’是。”这是说,董本、王本与通行诸本作“落红”,碧筠斋本作“落花”。由上述各例看来,筠本均不同于董本。这说明碧筠斋本与董本不仅不是“无一字差讹”,也不是直接脱胎于“董解元之原稿”。因此,这话也是徐渭的托词,他伪托筠本为“董解元之原稿”,与伪托筠本为“古本”,皆是同样的路数。但也不可否认,碧筠斋本是明代中期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中介,其正文对明后期《西厢记》的刊刻和传播影响很大。

三、碧筠斋本批点的内容

徐渭的《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①和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大量引述了“碧筠斋古本”批注。徐渭在批点画意本卷首的漱者《叙》中声称,其书含碧筠斋本原注达十之八九,但批点画意本没有具体注明哪些是筠本“旧释”,哪些出于徐渭本人的“补释”,因而我们很难直接从中看出碧筠斋批注本的原貌。而王骥德则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直接引述了不少筠本原注,他还用三种称呼做了明确的分类,给我们了解筠本原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将这三类筠本原注一一拈出:

第一,标明“筠注”者。王骥德新校注本《凡例》言:“凡碧筠斋本曰筠本。”笔者在王氏批注中找到四条“筠本”原注:

1. 王本第三折第一套【后庭花】“小可的难办此”后,尾注云:“‘办’,诸本作‘到’,筠本作‘辨’^②字解,俱非。‘辨’、‘辦’,古字元通用。”

2. 王本第三折第四套【鬼三台】曲后,尾注云:“‘啉’、‘唔’二字,俱系闭口音,乡语俗字也。筠注谓:‘啉’,貪也。误。‘啉’,古又与‘婪’通用。渠见作婪之啉注作貪,遂并此‘啉’字亦以‘貪’字解耳。《石林燕语》谓‘啉’为‘燻’。即声相近,殊非!‘唔’,筠注作欲吐复吞解。亦意会之说,非本义也。”

3. 王本第四折第二套【幺篇】“你是个银样镗枪头”后,夹批云:“‘银’,筠作‘人’。”曲后尾注云:“筠本‘人样蜡枪头’,注谓与后‘人样蝦蟆’一例,谓具人

①田水月山房本是与批点画意本评语重复较多而条目更为丰富的重评本,还有崇祯间李廷谟刊订《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的批语基本同于批点画意本。

②一些《西厢记》通行本在“本”或“卷”下分“折”。而受碧筠斋本影响,徐渭的批点画意本、田水月山房本,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分作“折”与“套”。

③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用以标示碧筠斋古注原文或原貌。

之样，而实与蜡枪头无异，见其无用也。”

4. 王本第五折第二套【三煞】曲后，尾注云：“‘霜枝栖凤凰’，筠本作‘双枝’，注又谓并两管而吹之也。谬甚！”

第二，标明“古注”者，亦为“筠注”^①：

5. 王本第一折第一套【寄生草】曲后，尾注云：“此总形容莺莺去后之景，不必如古注以‘东风’二句起下‘珠簾’句看。”

6. 王本第一折第二套【幺】“我独自写个从良”后，尾注云：“古注云：‘盖得陇望蜀之妄想’。”

7. 王本第一折第二套【快活三】“暖趁显毫光”后，尾注云：“古注谓：显毫光，嘲其秃首。杜撰无据。”

8. 王本第一折第二套【哨遍】“待颺下”后，尾注云：“古注：即俗云欲丢丢不下也。”

9. 王本第二折第一套【寄生草】“脸儿清秀身儿韵”后，尾注云：“古注引吴昌龄词‘海棠标格红霞韵，宫额芙蓉印’，谓此调韵、印二押从此曲来。则实甫之生似先昌龄，未必尔也。”

10. 王本第二折第一套【幺】“则么诸葛孔明，博望烧屯”后，尾注云：“末言飞虎是什么诸葛孔明，而便欲博望烧屯也？古注泥‘诸葛孔明’四字，欲反从俗本。非是。然此言烧寺，前白中宜先着此意。（董词元有“更一个时辰打不破，屯着山门便点火”）之语，似缺。”

11. 王本第二折第一套【赚煞】“出师的表文、吓蛮的书信”后，尾注云：“古注谓：下燕是李左车事。亦谬。”

12. 王本第二折第二套【一煞】“近的顺着手把戒刀钗”后，尾注云：“‘钗’，……，古注作大镰解。非。”

13. 王本第二折第三套【小梁州】“角带闹黄鞵”后，尾注云：“古本亦作‘傲’。古注谓：‘傲’，整劲之意。”

14. 王本第二折第三套【四边静】“好杀人无干净”后，尾注云：“古注谓：人死便成干净。谬甚！”

15. 王本第三折第一套【天下乐】“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遭着没三思，一纳头安排着个憔悴死”后，尾注云：“古注谓：红娘说自己性乖，故不像二人之憔悴至死。”

16. 王本第三折第二套【幺】“我做个缝了口撮合山”后，尾注云：“撮合山，古注谓：是荷包上压口。杜撰无据。”

17. 王本第三折第二套【三煞】“看你个离魂倩女、掷果潘安”后，尾注云：“古注谓起初就看见你倩女，欲投果潘安。言莺先去调戏张生，语气既懈。”

^①王骥德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凡例》中说：“凡采用碧筠斋旧注，及天池先生新释，并不更识别，时间揭一二。筠注曰‘古注’……。”故本文以“古注”代表“碧筠斋旧注”。

18. 王本第三折第三套【折桂令】“你那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乏”后，尾注云：“古注谓：夹被独宿清寒，今有伴侣，乃是奋发；指头预办偷春，剪落指甲，乃是消乏。”

19. 王本第三折第三套【离亭宴带歇拍煞】“你早则息怒嗔波卓文君，你早则游学去波汉司马”后，尾注云：“古注谓：上句劝解莺莺，下句劝解张生。便索然非本旨矣。”

20. 王本第三折第四套【调笑令】“似这般干相思得好教撒咯”后，尾注云：“‘撒咯’，古本作‘掇浸’，注谓全无滋润之谓。未知何据。”

21. 王本第三折第四套【圣药王】“花有阴，月有阴，春宵一刻抵千金”后，尾注云：“古注谓：红追惜昨夜之可惜。亦通，第稍懈耳。”

22. 王本第三折第四套【么篇】“我也不图甚白璧黄金，则要满头花、拖地锦”后，尾注云：“古注谓：梅香好带满头花，长裙可遮大脚，故曰则要满头花、拖地锦。谗言本等服饰也。”

23. 王本第五折第四套【折桂令】“人样虾驹”后，尾注云：“古注谓：犹俗言虾儿样人，不能偃仰，戚施之疾也。”

第三，标明“旧解”者。王骥德在《凡例》中说：“《记》中，凡碧筠斋本曰筠本，朱石津本曰朱本，二文同，曰古本。天池先生本曰徐本，金在衡本曰金本，顾玄纬本曰顾本。古今本文同，曰旧本……。”既然王骥德校注本所谓“旧本”也包括碧筠斋本，那么，与“旧本”相对应的“旧解”就含有碧筠斋本原注。王骥德校注本中的“旧解”包括下列数条：

24. 王本第一折第三套【绵搭絮】“今夜凄凉有四星”后，尾注云：“‘四星’，调侃谓下梢也。……旧解作‘十分’，谬甚。”

25. 王本第三折第三套【清江引】“香美娘处分俺那花木瓜”后，尾注云：“旧解花木瓜，言其好看不中吃……则旧解似亦可据。”

26. 王本第一折第四套【锦上花】“窗儿外那会钹铎”后，尾注云：“‘钹铎’，喧闹之意。……旧解真作‘钹铎’之声，非。”

在以上26例王骥德批语中基本可以确定含碧筠斋古注。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称“大氏取碧筠斋古注十之二”，又说对筠注与徐渭新注“不更识别，时间揭一二”。这样说来，《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应包含更多的筠注，但未被标示出来。

此外，清毛奇龄论释《西厢记》五卷批语中亦引用了一条碧筠斋本原注。

27. 毛本第五本第三折【斗鹤鹑】“又不曾执羔雁邀媒，献币帛谢肯”后，毛氏夹批曰：“‘执羔雁’与‘献币帛’对，碧筠本删去‘羔’字，且谓婚礼无羔。最为可笑！君不闻郑衙内要牵羊担酒耶？”^①

^①王骥德在该曲后尾注云：“今本‘执羔雁邀媒’，古本去一‘羔’字。”但王氏于此并未言及“古本”注释。

以上共得可靠的碧筠斋本原注27例。对于业已失传的碧筠斋本来说,它们是研究碧筠斋本批点的第一手资料,非常珍贵。下文即以王骥德和毛奇龄所引27例筠本批注为中心,同时参考徐渭、毛奇龄等人对筠本的评述,进一步探讨碧筠斋批点本的相关问题。

四、碧筠斋本批点的价值

通过上述王骥德和毛奇龄所引27例碧筠斋批注,我们可以管窥一下筠本批注的内容、特点与价值。概括而言,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批有释,内容丰富。在上述27例碧筠斋本批注中,第1、2、3、4、8、12、13、14、16、18、20、23、24、26例乃疏解词意,第5例提示句读,第9例解释音韵曲调,第10例指责“古注”释义之误,第11例指明典故出处,属于训注的范畴。第6、15、17、21、25例用于分析人物性格与心理,第7、19、22例说明语气色彩与修辞效果,第27例解释风俗礼仪,属于批评的范畴。总之,碧筠斋本是有“批”有“释”的。

第二,批语文字简略。上述27例碧筠斋本批注,或解释词义、或品评思想艺术,一般只有片言只语,却言简意赅。这也符合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自序》对其“首疏注仅数千言,颇多破的”的描述。其后,徐渭、王骥德、毛奇龄等人都在借鉴碧筠斋本批注的基础上作了很大的发挥,使《西厢记》批点的内容和篇幅不断增加。

第三,创造性地使用了眉批的形式。碧筠斋的底本原是有注释的。徐渭《批点画意北西厢》的卷首附有《凡例》八则,其第一二两则云:

《西厢》难解处,不在博洽,而在闲冷,故旧释易晓者不赘。另载批释其上,免混宾白,更入眼改观,一洗旧日见解。《记》中,有疑难乎,亦略疏,附以便人。

曲中多市语、谑语、方言,又有隐语、反语,有拆白、有调侃。率以己意妄解,或窜易旧句。今悉正之。^①

这两则专说其书对底本批释的改进。其书底本的原注基本局限于词语解释,大约跟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刻本一样,只有注释而无批评。且不免“率以己意妄解”,又都被放在正文中(即使用旁批或夹批)。该本则不然,不仅删除了底本中“旧释易晓者”,改正了底本中“率以己意妄解”者,又为了“免混宾白”而“另载批释其上”,开始尝试使用眉批。我们知道,《批点画意北西厢》与筠本关系密切,这两则《凡例》究竟出于《批点画意北西厢》呢?还是出于筠本呢?我认为它们出自筠本。因为所谓用旁批或夹批而导致“混宾白”的是筠本的底本,而“另载批释其上”者则是筠本。这也符合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

^①这两则《凡例》也见于明刊《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及明延阁主人订正《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等书中,但它们都是徐渭批点画意本的翻刻本及以批点画意本参校的刊本。

记自序》对筠本“首疏注仅数千言,颇多破的”的描述。“首”,在此应作“眉批”讲。以此说来,碧筠斋还是今知最早使用眉批的明清戏曲评点本。

第四,中国最早的戏曲批点本。在碧筠斋的批语中,尤以分析人物性格心理的条目价值最高。如第6例,筠本正文叙张生许诺,若娶莺莺为妻,一定要让红娘“从良”,批语就说“盖得陇望蜀之妄想”,揭露张生希望既娶莺莺又得红娘的心理。又如第15例,筠本正文叙红娘以崔张这等才子佳人恋爱之扭捏作态与己相对照,批语就言“红娘说自己性乖,故不像二人之憔悴至死”,揭示了红娘果决痛快之性格。再如第17例,筠本正文叙莺莺主动追求爱情,批语就说“起初就看见你倩女,欲投果潘安”,讥讽莺莺调戏张生在先。诸如此类的批评,已打破了早期戏曲批点中专释字词句意的做法,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黄霖先生曾推测碧筠斋本是中国戏曲批点的“肇始”^①,这些例句堪为佐证。

总而言之,碧筠斋本不仅是今知最早的《西厢记》批点本,也是今知中国最早的戏曲批点本。筠本代表了中国戏曲评点从文字注释向思想艺术批评演变的关键环节。

五、清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的真伪

《西厢记》版本研究专家陈旭耀先生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清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以下简称为“同治抄本”、“抄本”),认为“基本可以确定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的底本就是现已失传的碧筠斋本”。^②黄季鸿与王勇两先生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联合撰文指出,“同治碧筠斋抄本《西厢记》并非明代碧筠斋本,实系贋本”^③。争论双方都举了不少实例以自明,都把徐渭、王骥德等《西厢记》评点家对碧筠斋本的引述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依据。在他们提供的例证之外,笔者又从王骥德、毛奇龄等人的评点中另找出一些筠本资料,试图为此问题提供更为丰富的证据。

把同治抄本正文与王骥德、毛奇龄批注所引碧筠斋本正文进行比勘,会发现两者之间有诸多相符之处。如在上引27例之中,例1、3、11引述的筠本正文“小可的难辨此”、“人样蜡枪头”、“下燕的书信”,就与同治抄本相符。而在上引27例之外,也有一些同治抄本文字与王骥德和毛奇龄所引筠本正文相同或相近。例如,同治抄本第二折第一套【混江龙】“落花成阵”,王氏在尾注中指

①参见黄霖:《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第39-46、第53页。笔者认同“肇始”之说。黄霖先生又曾推测“碧筠斋有可能就是少山堂本、徐士范本、余泸东本所共同利用过的一种祖本”,而据笔者看来,上引碧筠斋本的正文和评语与此三种明刊《西厢记》无直接关联。

②参见陈旭耀:《同治间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文献》2007年第2期,第116页。本文下引陈旭耀意见均出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③参见黄季鸿、王勇:《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01页。本文下引黄季鸿等意见均出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出“古本”也作“落花成阵”。再如,抄本第一折第三套【调笑令】“月殿里嫦娥不您殷争”,王氏在尾注中指出“古本作‘不您争’”。王本第三折第四套【紫花儿序】“怒时节把一书生迭害”,王氏尾注云:“筠本作‘迭害’”,毛氏参释亦曰:“碧筠斋称为古本,而以‘害’作‘害’”。“害”与“害”字形相近,误笔或者误读的可能性很大^①。王骥德注明其中“难辨此”、“人样”、“下燕”、“不您争”等字出自筠本,尤能说明同治抄本与筠本的密切关系。

但也有一些同治抄本文字与王骥德和毛奇龄评点所引筠本正文不符。在上引27例之中就有这种情况。如抄本第二折第一套【么】“半万来贼军”,而王骥德尾注谓筠本作“兵”(例10);抄本第二折第三套【小梁州】“角带闹黄鞋”,而王骥德尾注谓筠本作“傲”(例13);抄本把第三折第四套【调笑令】“干相思得好撒唔”,而王骥德尾注谓筠本作“掇浸”(例20);抄本第五折第三套【斗鹌鹑】“又不曾羔雁邀媒”,而王骥德和毛奇龄都在批语中谓筠本删去“羔”字(例27)。而在上述27例之外,同治抄本中也有一些内容与王骥德和毛奇龄所引筠本相异。如抄本第一折第一套【点绛唇】“望眼连天”,王骥德尾注云:“古本‘醉眼’”……;抄本第一折第一套【胜葫芦】“宫样眉儿”后,王氏尾注云:“古本作‘弓样’”;抄本第二折第一套【元和令带后庭花】,而王骥德尾注有云“筠本前调作【元和令】,后调作【带后庭花】”;抄本第二折第一套【二煞】“远的破开步着铁棒颡”、【一煞】“瞅一瞅教古都都翻海波”,而王骥德本中两曲秩序相反,王氏尾注云从“古本更定”。种种不符的例证,已不能充分支持“同治十年抄本是碧筠斋古本”的结论。

同治十年抄本与碧筠斋古本互有异同,这样势必又回到彼此矛盾的结论。而同治抄本的情况又并非那么简单。据陈旭耀考证,该抄本的“底本当为残本”。其残缺部分如下:其一,卷二第一套尾部,自说白“[夫]老身母子,如将死矣。今日之命,实蒙再造”始,至卷二结束。其二,卷四第三套尾部,自“[夫云]红娘,扶小姐上车,天色已晚,快回去罢!终然宛转从娇女,算是端严庄老娘。夫下”一段说白始,至全剧终,皆《金批西厢》内容。据陈旭耀统计,《金批西厢》占同治抄本“全书的百分之四十”。如此说来,上举筠本与同治抄本的区别,如“傲”与“闹”、“羔雁邀媒”中“羔”字的有无,都跟碧筠斋本无关,而是《金批西厢》的内容。此外,尚有第二折第一套【么】中的“贼军”、第二折第一套【元和令带后庭花】、第二折第一套【二煞】与【一煞】秩序的颠倒、第三折第四套【调笑令】中的“撒唔”等等,并不是《金批西厢》的内容,但也与王骥德引用的筠本情况不符。在完全排除笔误或者臆改的情况下,同治抄本即使只有一条与王

^①按,“迭害”容易被写成“迭害”。“迭害”的“害”字,有可能先被王骥德误认,再被毛奇龄转引。陈旭耀在《同治间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中认为,“明天启元年(1621)所刻的《西厢定本》及清初毛奇龄校注《西厢记》等也提到碧筠斋本,但均源于徐文长评本”。此说大体可通,因为毛奇龄在《西厢记》论释中所引筠本信息,基本上未超出王骥德所涉及的内容。

骥德和毛奇龄引述的筠本文字不合,也让人怀疑是“碧筠斋古本”。

综上所述,虽说同治抄本与碧筠斋本的相近度较高,关系密切,但尚不能支持同治抄本是“碧筠斋古本”的结论。那么,同治抄本是否如黄季鸿、王勇所谓“大致以《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为底本”呢?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同治抄本与批点画意本的关系作一番考察。首先看附录部分的相似度。同治抄本前有《凡例》三则,为徐渭《批点画意北西厢》前《凡例》八则中的第一、二、四则(上已引其中一、二则——引者注)。但这三则《凡例》直接抄的是嘉靖年间的碧筠斋本呢,还是万历年间徐渭的批点画意本呢?目前学术界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陈旭耀认为“抄本卷首的三则‘凡例’当为碧筠斋本所有,且为徐文长校改后的批点画意本所借鉴”。黄季鸿、王勇则认为“其实这应是抄本故弄玄虚而已”,并加按语云:“‘一洗旧日见解’、‘有疑难乎,亦略疏,附以便人’、‘今悉正之’,这与批点画意本完全吻合,但对碧筠斋本则纯系悬羊卖狗,因为碧筠斋本既无对他人‘妄解’之订正,更无‘疏语’、‘附以便人’,岂非痴人说梦?这亦可见碧筠斋本之伪。”

在上文中,笔者根据王骥德述筠本“首疏注仅数千言”与《凡例》三则所言与“另载批释其上”的描述相符,推定此《凡例》三则出自碧筠斋本的可能性更大。而在此又进一步推测,认为同治抄本这三则“凡例”与碧筠斋本的关系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很可能的情况是,同治抄本这三则“凡例”直接抄袭自徐渭批点画意本,而徐渭批点画意本又直接抄袭碧筠斋本。本推论当然是颇为有据的。前引《批点画意北西厢》在《漱者叙》中把《董西厢》与《王西厢》弄混淆了,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后附《评语十六则》中云:“陶宗仪《辍耕录》所称董解元作,正指搗弹之本而非误,误之者自淮干逸史始也。”王氏指出,弄混《董西厢》和《王西厢》的人是碧筠斋本中的《叙》作者“淮干逸史”。但徐渭批点画意本中只有《漱者叙》而无《淮干逸史叙》。据王氏意见来看,《漱者叙》中就包含了《淮干逸史叙》的内容。既然徐渭批点画意本的《漱者叙》沿用了《淮干逸史叙》,那么,徐渭批点画意本的《凡例》当然也可能沿用了碧筠斋本的《凡例》。这样一来,此三则《凡例》中应该既有碧筠斋本旧文,也有徐渭口吻。而其详情,除了亲眼见过碧筠斋本与徐渭和批点画意本的王骥德以外,其他人无法分辨。

还有一点,笔者不能同意黄季鸿、王勇对同治抄本“故弄玄虚”的判断。实际上,同治抄本在借鉴批点画意本的问题上态度明确,显然无意于“故弄玄虚”。在同治抄本《西厢记》正文之前,还附有这样一段话: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亦微有记忆不明处,然真者十之九矣。典故不大注释,所注者,正在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俚雅相杂,讥笑冷语,入奥而难解者。青藤道人题。

批点画意本前的青藤道人《题词》云:

余所改抹,悉依碧筠斋真正古本。亦微有记忆不明处,然真者十之九

矣。白亦差讹,甚不通者,却都碧筠斋本之白矣,因而改正。典故不大注释,所注者,正在方言,调侃语,伶坊中语,拆白道字,俚雅相杂,讥笑冷语,入奥而难解者。青藤道人。

这两段引文基本相同,同治抄本只略去“白亦差讹”四句,大约是漏抄。同治抄本明确标注“青藤道人题”,已明确显示出与徐渭批点画意本有直接关联。就凭该则《题词》的内容及署名来看,同治抄本是肯定直接抄袭了批点画意本的。

再看正文部分的相似度。同治抄本与批点画意本在体制上完全同源。两书的正文都分五卷,每卷为一大折,折各四套;折前有“正名”四句、每套有四字标目。甚至连某些错误都一样,如两书中第一折第二、三、四套三个标目,在正文与《目录》中不一致,其异文也相同^①。同治抄本与批点画意本在文字上也有密切关系。在前引例子中,同治抄本与王骥德本所引筠本正文相异者,如第二折第一套【幺】中的“贼军”、第二折第一套【元和令带后庭花】、第二折第一套【二煞】和【一煞】秩序的颠倒、第三折第四套【调笑令】中的“撒吞”等等,与批点画意本相同。此外,如同治抄本第一折第一套【寄生草】“海南水月观音院”中的“院”字,也不同于与王骥德本所引筠本而同于批点画意本。当然,诚如陈旭耀和黄季鸿、王勇所例举的那样,同治抄本虽与批点画意本之间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别”,但这些差别或因出于笔误,或因参考了别的坊本。这类情况在古代版本流变中不足为奇。种种证据表明,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确实是靠“杂凑”徐渭的“批点画意本”和《金批西厢》而成。也可以说,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的底本乃是徐渭批点画意本。

可能有人会问,同治抄本题名《碧筠斋古本北西厢》,怎么可能不是“碧筠斋本”呢?实际上,有不少明清《西厢记》批评家把徐渭评点本称为碧筠斋本。譬如《槃菴硕人增改定本》“迩来海内竞宗徐文长碧筠斋本”,指的是批点画意本。清康熙年间潘廷章评《西来意》所附《读〈西厢〉须其人》称云:“今悉从《田水月碧筠斋元本》点定,绝不窜易一字。”指的是与批点画意本同版的田水月山房本。

总之,本文认为,同治十年抄本并非碧筠斋古本。除以《金批西厢》补足之外,同治抄本大体以批点画意本为底本,并参校了其他一些坊本。当然,本结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一来,同治抄本是个残本,给人了解其真面目带来难度。二来,同治抄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其底本。特别因其书“批注未录”^②,让人失去了不少进一步了解碧筠斋本原貌的宝贵机会,甚为可惜。

【作者简介】杨绪容,女,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清同治十年抄本与批点画意本二、三、四套标目,在《目录》中均为“僧房假馆”、“花阴倡和”、“清酿目成”,在正文中均作“僧房借寓”、“墙角联吟”、“斋坛闹会”。

②所引乃清同治十年抄《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在《凡例》第一则后的朱批小字按语,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本。